

集部

節孝集卷二十七

宋 徐積 撰

古律詩十五首

蘇子瞻挽詞

起起公終矣斯文將柰何新書傳異域舊隱寄東坡直道謀身少孤忠為國多死生公論在高義自峨峨

又

白玉棺無價青囊葬有書奔星來啓路走電去隨車官

是修文號人同上行居峨嵋山下客誰是跨鯨魚

蹇侍郎挽詞

耆德朝之望平生勇所為赤心進諠主皓首棄明時路入皇宮近誰將畫翣移有人號欲絶莫誦蓼莪詩

又

一閉玄堂後更分明與幽雖辭白日去不忘錦江遊古檜蒼顔在孤雲壯氣收文章如可訪遣使入西州

楊集賢挽詞

彼美朝之望光終不較年醇風隨入地義氣去凌煙身後人人慕生前事事賢故交貧與賤沉痛欲呼天

又

門靜車聲歇庭虛燕几閒芸籤新汗簡玉筍舊清班事寄浮雲外身從大夢間復為長夜寢慟哭入玄關

韋侍郎挽詞

徹殯哀鈴動蒙棺素幣舒明旌先啓路畫翣側隨車長夜玄堂近平生燕坐虛須臾泉戶閟挽紼且徐徐

又

野水鶴猶回舊山雲不歸不歸將奈何但恐雲無依公是吳中老吳人愛公好公好不來歸淚濕江邊草

林殿院挽詞

吁嗟人兮而有斯人以義為質兮以剛守身内明白而外昭晳兮氣貌甚真動則不茍兮可使之為國可使之為民使之為國兮取義舍生使之論事兮傾出赤心世方好柔兮我方剛彼為轅下駒兮我方鷹揚彼作威之

臣人莫敢當我方藐視兮直攻其彊彼作福之臣兮烹
煎牛羊羅列酒漿我方折其匕箸兮覆杯而不嘗以甘
易苦兮自以為常以退為進兮如寢諸牀所往所居不
察刀筆者害兮簿書有蔽隱必露兮伏必發照姦膽兮
破姦穴小姦積怨兮五藏欲裂大姦睚眦兮其背有血
口且欲吞兮齒且欲齧何誣之不誣何説哆兮侈兮三
寸之舌顏淵偷飯曾參鬬殺慈母投杼兮其誰不信所
賴公明兮得無悔吝夫何不幸兮人之云亡誰司有命

兮付與之不長揭丹旐兮歸晉疆望江湖兮歸故鄉太行山上秋風起度浮梁兮盟津水符離東畔更淒涼山陽猶有舊吟窻吳人俱望揚子江素車白馬迎道旁故人亦有孤與孀更憂今歲寒無裳洞庭橘柚正青黃鱸魚膾美蓴羹香且綏哀鈴送酒觴一辭白日掩玄堂玄堂一掩難開扃夜復夜兮何時停負高才兮成鬱鬱揭高義兮徒冥冥其一心在兮湖水清萬事空兮山月明悲慟處是松陵雲慘兮鳥哀鳴念骨肉兮摧心形鬚鬢斑

兮涕縱橫

甯倅挽詞

人生如逆旅來去何容易對面正談笑轉頭成夢寐傷哉手上書已矣胸中事義不復駕驥酒盡辭家淚

又

記得高山否淮東非所歸誰迎玄冕去自趂白雲飛泣盡孤兒血空遺舊日衣容州公莫去此地故人稀

又

平生富情義至死不寐悔更無桃花米惟有銀魚佩一家將柰何九子尚無配魂兮且勿憂幸有山公在山公乃太守裴公也

李朝儀挽詞

一從洪井到處州見說洪人總淚流本望聖朝令久任若論明吏合封侯高才所至都無事厚德於今可鎮浮故作此詩傳野史不須銘記掩諸幽

哭張六并序

張六子莊死矣十一月十三日夜四更時積用素服望其所居哭之哭且為詩明旦涕泣以書使孤甥老老致於柩前嗚呼哀哉

欲視目已瞑欲語口已噤欲動肉已寒欲書手已硬惟有心上熱惟存心中悲此熱須臾間此悲無休時所悲孤兒寒所悲孤兒饑苦苦復苦苦此悲遂入土

招陳顧魂挽詞

魚有所歸鳥有所棲孤墳纍纍子將何依東子之裝裹

子之粮倪登汝航往歸汝鄉

節孝集卷二十七

節孝集卷二十八

宋 徐積 撰

雜文

禍福戒

嗚呼余嘗考諸經質諸人善惡之報實如影響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故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亦五世而斬然大惡自小過而積大德自小善而至故君子常恐懼戒慎不使纎芥之惡形於思慮其於行

事一有謬於聖人則其色赧然恐懼戒慎而不敢復為況至於不善者哉小人則不然以禍福為虛名視仁義如故物身未及害而行惡不知止殃遺子孫而其心不知恤僥一身之幸而忘終身之患其以一時之幸逮而終身之患緩歟其亦逐獸者不見泰山乎

安叟訓

熊熊未生時吾夜夢有一伏熊當門兩目有光氣貌清聳與常熊不類後三日而吾兒生因呼曰熊熊既三月

剪髮為髫孩而名之曰安叟葢天下未嘗無美才也然希至於所謂安道者養之弗安耳養得其所安則安於其義義得其所安則無所往而不安也業到於古人文章獨見於天下其法可傳於後世身居窮荒僻陋日與幅巾短褐賤人為耦而名出乎王公大人之上天下莫不貴之而以之自視無有也惡衣弊冠糟糠不足以餬口人視之以為戚而已之所樂有餘猶充足乎文繡饜飫乎膏粱進則其國尊光退則其國卑辱朝廷得之則

治不得則亂蓋其身為天下重輕如此然必待禮至然後進義可然後就也起匹夫徒步草萊之中觧芒屩而朝脫牛衣而相其處偃然如寢弊廬如乘故車也其君欲治於上民待治於下朝之老成賢而有徳與夫天下良士大夫正而無邪者同心而共講曰是法可行於是乎行之譬如一人歌而千萬人和之也若夫君未信於上民未和於下論議者未同其謀時有未可勢有未便弗為之可也如必為之是猶秔未熟而穫薪未析而爨羮

未調而飲之是饑渴人之事也未安乎飲食之正也為民如后稷保君如伊尹安天下如周公視其色愈下其體愈恭於是乎先之以謙也天下非之猶是也天下是之猶非也尊之如父師畀之如奴虜自若也朝為上公暮為逐客吾方安於得失者也刀鋸在前鼎鑊在後吾方安於死生者也惟其安於死生是以不變士至於不變然後盡乎義命者也蓋古之君子其始也安於所養其卒也所安如此吾所以名汝汝之窮達貴賤在乎命

者未知可也蓋父之命子不得不然汝既浸長則浸有所知思念吾所以名汝之意奉以始終毋墜厥命

答舜問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況天下乎事蓋有不幸而有之者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為舜者宜何如安坐而視之乎不可也置之於法乎不可也枉天下之法乎不可也三者俱不可為舜者宜如何固將負而逃之也豈舜之得已哉事蓋有不幸而有之也以父子言之孝

也以天下言之公也以萬世言之教也不得曰以一父之私而忘天下也天下安有無父之人哉其得天下以孝也其失天下者亦以孝也舜之所以為舜也孟子之言是也

嗣孟

言性者宜何法法聖孟子聖之徒與孟子之言性與孔子之言性一也不信於孟子是亦不信於孔子也孔子之言性曰性相近也性固善也善固相近也顏子之性

近於孔子者也游夏之性近於顔子者也衆人之性近於游夏者也性固相近也又曰習相遠也習有善惡也善惡固相遠也習顔子則為顔子之徒也習盜跖則為跖之徒也習固相遠也故性之必有源流而為潤溪為大壑入于河達于海也塞其源求其流則不可也賊其性求其善亦不可也賊者自賊也莫大乎知善而不為知不善而復為也愛其財必大其垣墻固其關鍵以為禦捍之具此誠善待賊者也至於自賊其性則不知禦

捍之計是於財則用心而於善則怠也嗚呼性固善也然而不得恃而善也善養則善不善養則惡矣仁義禮智四者之性有其端而已矣端其可恃乎養之可也充而大之可也以其端賊害之其可乎則是物始萌於下而積薪縱火於其上其萌也可冀乎甚矣人之不知性也

復河說

河為中國之憂久矣古之時洪水泛濫於中國而河之

害為甚故禹於河其力㝡勞其功㝡大故導河自河關歷龍門華陰底柱洛汭至於大伾又離二渠以殺其溢其一出貝丘西南其一漯川是也過濟水至於大陸乃播為九河以分其勢導之北行至於海濵然後合而為一謂之逆河注之於海夫地勢坤傾於東北者也河出於崑崙經於中國注於渤海是其勢所從來者髙矣顧其勢湍急猛悍如此行之地中則可行之地上則是逆水之性張水之勢而肆其暴者也從而為隄防堙塞之

計則築垣而居水者也徒迫限其勢而激其怒爾故禹導河必於山足高地或鑿山或穿地使水行其中乘高地而入於海因高山以為之勢因大地以為之防因渤海以為之壑其所以順水性制水之勢其道何如其道萬世之道也其法何如其法萬世之法也故決溢之患息而中國之憂去功施乎三代而無不頼其利矣此非聖人之知乎謹案禹之治水疏河浚川未嘗有隄防堙塞之義故鯀治而績用不成班固謂禹堙洪水豈不謬

哉按隄防堙塞盖起於戰國戰國之時不仁者茍於已
利壅防衆川而遺害鄰國故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
濵山齊地卑下齊乃築堤去河二十五里又諸侯之國
引河溉田茍簡一時之利而禹之故道浸徙不復漢興
三十餘年乃有河決之患至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
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數塞數壞當此之時去古未遠承
文景之威求九河之道復先生之法豈不易哉乃以二
十年之憂二十年之勞卒為隄防堙塞之計而已雖復

其渠終不免決溢之患遂令隨其地勢東漸於海使水
行地上而隄防竟作遺害後世矣嗚呼隄塞者何為乎
哉上塞則下決矣南塞則北決矣今日塞明日復決矣
今年塞明年復決矣此豈水之性也哉其勢使然也今
瀕河郡縣歲治隄其費不下萬計及其大決則所殘無
數其小決亦不免傷人禾稼壞人屋廬殺人性命故戍
卒聞戍河之命必與其家聚哭及其行則父母妻子送
之於道路以為生死之訣豈不痛哉戰國時隄防皆去

國數十里以兩隄相去則是不下五十里其水勢尚得往還而不至迫隘不至大暴今之隄防近者數百步遠者不過數里故其勢迫隘不得息決矣長河之濱浩然之勢積斗筲之土以為禦捍之具是何異於捧土而塞尾閭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為今之計莫若遵先王之法求索九河故道而穿之命通古今賢知之士不以爵位高下而典領之命善計強幹之臣以佐其事召募天下通知水利及疏河浚川吏民之能者以充其使

令乃過鉅鹿由平原至渤海行視故道計其道里與其年月商其功徒與其財費計定然后舉事此功一成萬世無患矣難者將曰財費不便蒙對曰復故道亦費不復故道亦費復故道其費大而有限不復故道其費少而無窮與其就無窮之費孰若就有限之費哉與其就萬世無窮之害孰若就萬世無窮之利哉亦可以道而圖之爾唐肅宗之初安史之亂兩京河東河朔其用兵一切之費盡出於江淮然而江淮之積常有羨餘而民

亡怨嗟者用得其人爾今天下西有巴蜀之饒南有江淮之富中有帑藏之積誠能任使得其人明於利害而不為苛細者使領其事又使得自舉其類而佐之則事無不濟矣難者将曰民力不便蒙将對曰今濵河郡邑苦於水患甚於疾病若聞朝廷興利除害如此孰不手舞足蹈而樂聞其事哉所謂佚道使民雖勞無怨者也誠朝廷能設法将有以償其所勞示信於民民孰不從而信之禹非不愛其民也然而以地之形勢必須屈九

河愛民者孰大於是誠朝廷愛民之意深可先命溫恭謹厚有古人之道者使行郡邑就其父老明其利害而告之且慰安其意然後人人相告知朝廷愛民之本意也難者將曰當水之衝必徙其民不便蒙將對曰朝廷固當設法資其所徙之民其閒傷民之田廬朝廷固當設法以償之又乾數郡河地必得美田且不下數十萬頃亦足以償其民矣民得無水患其始既得所資其卒又得美田則所苦於民者遷徙之勞爾商之時自湯至

於盤庚凡五遷其都民之勞又有甚於此矣故聖人將有所為不以小害妨大利不以一時妨萬世故將益之不能無損之然而所損者小而所益者大也昔商鞅小人壞先王之法行暴君之政以毒天下之民而遺害萬世當時之人孰不苦其法沮其事哉然而卒能行之者以其必行之也而況居天下之廣居履天下之正位復先王之故法興天下之大利去萬世之大害有何不可哉然而必行之則必行矣是故盤之義貴乎剛剛者必

行之道也幸今天下無兵革之勞無刑戮之暴内無强
臣擅命外無方鎮之患比於漢唐猶為無事至於晉宋
齊梁魏之間何足數哉故蒙嘗以為今之天下雖未可
以視古亦可謂之小康不惟復九河而已也盡復先王
之制盡復先王之政盡革歴代之弊正在此時也如其
不足不能復其九復其六七亦可也黄河之勢亦可分
其十六七黄河之患亦可去其十六七戍河之卒亦可
去其十六七治堤之費亦可去其十六七亦大禹之後

治河之中策也水之性性於下者也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亦曰為政而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為政而因先王之道智之事云耳嗚呼九河者不可不復也

越鄉銘

彼會稽者是為東越土厚木肥山明水潔瞳瞳朦朦如行鏡中人物俱秀塵坌一空雲鴻冥冥霜風稜稜前有黄公後有子陵亦有謝敷澄靜寡欲脚踏浮雲身卧空

谷曹娥可奇老婦可哀三風之野孰弔枯骸買臣嚴助考其心迹可為高才不足入德是皆可述非不足云以公有道可告鄉人

書鄭綮傳

天下之所恃而為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於敗蓋天子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

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甚難臨之六五曰知臨大君之宜此豈非易乎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豈非難乎然而人皆易之何也曰不知量也今有馬於此且其行不過百里也驅而倍之則馬且病矣龠合升斗之量各有所受也以龠合而加之斛升之上則溢矣況斛升之受一斛之量乎故一邑之才施之一郡則不可也其以一郡之才而當天下之責可乎此黄霸之所以得令名於

前而見譏於後也況遠不逮霸者乎甚矣人之不知量也坤之六五曰黄裳元吉葢君子之有諸中形諸外如此則可也大有之九二曰大車以載葢君子以盛德大烈當天下之責如此則可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葢君子履天下之危當天下之責其憂勞如此則可也忠烈如伊尹勲勞如周公而又終以謙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嗚呼其難若此而人皆易之何也曰好之也尊官重禄固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

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耶有禍敗隨之耶取天下之笑耶為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予所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至和元年秋九月戊申書鄭君傳

江寧府句容縣廳壁記

縣令之設其本在乎教化聽訟決獄盖其次也給歛期

會簿書一切又其次也古者以年行選民置為鄉官所以佐令教化也鄉官出入閭巷朝夕與民從事與其家人無殊故能知其誠偽察其疾苦也漢高祖入關天下猶未定也已置鄉官矣如洛陽董公壺關湖城三老此輩論議皆有益於人之天下何况區區一縣乎其後賢有道者處之甚衆如爰延輩教化之風皆其身之所自出其益可知也後世鄉官雖存而名實與古異矣縣令者孤立於上而下無所輔又其官勞事劇竭盡一身之敏

而日力不給則教化者固其有所不逮也將欲教之必先養之使夫農者安於農而商賈者安於商賈是所謂養也知夫農本而不知夫商賈者市井之本則小民何依焉故或依於農或依於工或依於商賈行旅各得其所依則各得其所養然後教化可行刑罰可省患盜者可以息盜也然不虞之戒不可不戒蓋民之所恃而為安危者城郭也若夫蘺塹不施關鍵不設戎事不講武備不修豈可以言幾乎習於其故而已矣則令之方畧

感信其所蓄積而設施者不可以無素也虞翊之於朝歌賀齊之於會稽即其人也則縣令者不可不重處之者不可不思不可不勉也句容者因山為名以其山形句曲而有容也取其容不取其曲斯為正人矣正人者天下之福也而况至於一縣者乎容者非自容也所以容物也所惡夫自容者為其患得患失之也安有患得患失而弗為弗正者邪安有弗正而弗阿弗隨弗殘弗害者邪則正而容民者真縣令之事也前代縣令治行

名迹見於吏民者晉之劉超宋之孫謙齊之周洽之輩是也景德中我外父太常博士王公實紹厥後其後相紹而處者蓋有人焉越至於今有慎大夫者所居不苟故取前人名氏列於廳事之壁意者近乎史也覽其名氏問諸父老必有歎息而後言者遺愛可知也諸君子不泯矣來者勉之慎大夫端人也嚴而能恕昔者彭澤令陶公遣一力給其子戒之曰此亦人子也宜善待之嗟乎如陶公之用心肎有暴人之親虐人之子營巳之

利者乎如此則上不負於朝廷下不負於赤子孽不積於其身殃不遺乎其子孫知利其身而不知恤其子孫者豈不哀哉故因大夫之恕而及乎陶公之恕焉也

題山陽倪大夫北軒

天下名山水意有所思卧以遊之可也予思浙江潮卧遊之不足即乎二三子與語又移簡問吳中士大夫作為詩歌又為之序曰錢塘江上有亭曰望潮方中秋時潮出海門入于江口猶未見也潮勢轉進隱隱有聲氣

倏凜然如此須臾間其勢轉大望之如飛練如風雨聲轟轟然人語已不可辨矣及其至也聲如戰鼓如雷霆狀如雪山沫如飛霰倏如大寒如深山窮谷龍嘘虎嘯而風雲暴至如孤峰峭喦崛起壁立如決大河之源於千仞之上如戰勝之兵連營百萬猛將勁騎並驅爭先追窮寇而赴勍敵如蛟螭突起鯨鯢威怒曳千尋之巨浪鼓萬疊之洪濤勢摇玄山氣吞白日舟秉潮上下若鷩鴻之度絶嶺激矢之入窮塹所以周萬物之常盡萬

物之變未足窮其形勢者也此吳中之所以矜誇自負以為天下竒觀最樂也葢壯者對之如大敵踴躍奮怒意色凛然毛髪俱豎扼腕稱快其次心目開張刮去昏濁如醉忽醒如夢忽覺懦者心神沮喪抱柱股慄顧視左右作兒女之狀失聲怖悸葢其可駭也如此余聞汲黯之勁直周處之雄烈陳蕃之義勇諸葛之竒正謝安之度量李光弼之决戰汾陽王之大勲思其人恨不得見得見其人如見斯水得見斯水如見其人不亦快乎

序未畢崔尉汝弼曰山陽倪大夫敦復有義於予予能以文遺大夫書之北軒乎余曰北軒者大夫燕居講學之所也今夫郡縣吏事十倍於前雖有餘才精神氣力少緩則事不辦矣山陽名劇縣大夫坐廳事至立決顧左右問有無公事於是退坐北軒取書策讀之傍無私玩紙墨筆硯實試于此客至引入與之笑語評文賦詩月影在簷風聲在竹對之坐卧如陶令之寢北窓也日力有餘夜氣既息心形裕然謀及所養日充以大發而

為政何施不可此邑人之所以悦也今之下蔡慎令叔良才吏也與余論大夫至於歎息曰有如此之令崔尉汝弼實佐令事其為人忠厚樂道大夫之善最詳是為可述也方余在西郭時大夫數自屈相見及余就館于學大夫禮義有加前世達官貴臣尊為將相修鄉里之敬庭參縣令身衣白襴用士禮也以余不肖黄綬下士未命者也而親屈大夫如此顧無以謝大夫大夫吳人也宜以潮説歸之則大夫感余文浙江形勢盡在目中

其心浩然能於是遂賦歸去來乎

題陳吏部詩後

故吏部彭城陳公在仁廟時以御史奉使關中某以故人子見公又見之于河内其後五十年見公孫于淮南於是獲其詩藁伏而歎息盖不敢少有述焉也即幸有如平日公父黨教之讀詩可也如與之書詩則未可也

元祐六年春二月十三日山陽徐積謹書

節孝集卷二十八

節孝集卷二十九

宋　徐積　撰

雜文

荀子辯

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於理合於道也

辯曰荀子非也且人之性既惡矣又惡知惡之可矯而善之可為也矯性之矯如矯木之矯則是杞柳為桮棬之類也何異於告子哉駢思而已矣余以為禮義者所以充其未足之善法制者矯其已習之惡

荀子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

辯曰荀子過矣若如此論則是上之教可廢而下之學可棄也又烏用禮義為哉余以為天能命人之性而不能就人之性惟人能就其性如此則與孔子之意合孔

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荀子曰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何以見之明不離目何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

辯曰荀子過矣夫奚物而不可學也赤子之性也不匍匐矣既匍匐也不能行必須左右扶持猶曰姑徐徐云耳然而卒能之楚之秦之天下者其故何哉蓋曰學而已也至於耳目則何獨不然其始也目不能視矣耳不

能聽矣然而明可以察秋毫之末聰可以辯五聲之和卒能如此者其故何哉亦曰學而已也夫奚物而不可學耶

荀子曰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者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為此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

性矣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偽也

辯曰荀子謬矣夫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情之常也雖聖人亦不免矣至於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皆出於其性也何反於性而悖於情哉有是性即有是行也無是性即無是行也烏有性惡而能為孝弟哉弗思而已矣

荀子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合土而生瓦然則瓦生於陶人之

僞非故生於人之性工人斵木而生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辯曰荀子謬矣夫欲行其實者必先正其名名正則教行矣禮義之偽與作偽之偽有以異乎其無以異乎在人者必皆謂之偽則何事而不可言偽言性惡者將以貴禮義也今乃以禮義而加之偽名則是欲貴之而反賤之也奚不曰陶人因土而生瓦工人因木而生器聖人因人而生禮義也何必曰偽

荀子曰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

辯曰荀子過甚矣何不顧孟子之意也孟子以仁義禮智謂之四端夫端亦微矣其謂仁者豈遂足用為仁哉其謂義者豈遂足用為義哉是在其養而大之也此所謂薄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以其不足於中而必求於外也安得曰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中而

不求於外耶故人之欲為善以其善之未足也而有可充之資可為之質也何必待性惡而後為善哉性惡而為善譬如搏水上山善而為善如水之流而就濕也火之始然而燥也豈不順也噫荀子過矣

荀子曰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

辯曰一陰一陽天地之常道也男有室女有歸人倫之常道也君必有民民必有君所以為天下也不然何以

為天下聖王之興豈為性惡而已哉故性善得聖王則愈治得禮義則愈興安得曰去聖王息禮義性善而得禮義如物萌而得膏雨也勃然矣有何不可哉荀子過矣

荀子曰凡人之性堯舜之與桀跖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

辯曰天下之性惡而已堯舜盜跖亦惡而已是自生民以來未嘗有一人性善也未嘗有一人性善其禮義曷

從而有哉其所謂聖人者曷從而為聖人哉

荀子曰堯問於舜人情何如舜對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禄盈而忠衰於君

辯曰荀子載堯舜之言則吾不知也至於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則是妻子未具而嘗有孝矣嗜欲得而信衰於友則是嗜欲未得而嘗有信矣爵禄盈而忠衰於君則是爵禄未盈而嘗有忠矣則是天下之性未嘗無孝未

嘗無信未嘗無忠而人之性果善矣其所以不善者外物害之也豈性之罪哉學荀子者以吾言為如何

四維辯

四維者何謂也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苟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為其說者為誰管仲也非其說者為誰子厚也以為廉不苟得恥不從枉又以為廉恥二者不得與禮義相抗列為四維蒙以為大不然二氏之論俱失之矣夫禮者何謂也禮也者履也

履之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由閨門而達朝廷由朝廷而達天下得之則正失之則邪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禮之義大矣哉義也者何謂也義也者宜也行得其宜之謂也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柔剛人道之有仁義義之義大矣哉廉也者何謂也可取而取之可取而不取者有之矣可有而有之可有而不有之者有之矣可進而進之可進而不進者有之矣可居而居之可居而不居者

有之矣善莫大於是惡莫大於非是天子行之可以化天下諸侯行之可以化一國卿大夫行之可以化其家士庶人如是何憂乎邪侈淫僻何憂乎爭奪犯分何憂乎亂臣賊子何憂乎德義之不興何憂乎刑罰之不措廉之義大矣哉恥也者何謂也不仁則恥之不義則恥之無禮則恥之不智則恥之不信則恥之恥不仁則將為仁矣恥不義則將為義矣恥無禮則將為禮矣恥不智則將為智矣恥不信則將為信矣彼能是我不能是恥

也彼不為是而我為是恥也彼致其君如是澤其民如是我不如是恥也彼功烈如是我不如是恥也恥之義大矣哉

辯習

性善乎曰善也以善性而習有善惡者何也物誘於外而欲攻於內也好惡之不正而邪情奸於其間也養之弗充則性之弗固也况未嘗一日而養之乎能自養者蓋鮮矣於是有君師之教禮義之化也所以養其性長

其善而正其習也習不正則惡矣惡不已則其性汩而謂性之不善是何異於害其苗而謂苗之不長也人亦知夫苗乎物之有苗也茍無外物之害則苗無不長矣苗之槁者外物害之也是故善養苗者必去其害苗者去莠惡其害苗也善養性者必去其害性者去惡惡其害性也見善則勉見不善則懼此所以去惡者苗之外物也然則性者善也習有善與惡也習久不變然後善惡定也卒而為君子卒而為小人皆所以取之道也是

故習不可不慎也善習者雖瞽鯀為父亦捨父而習他矣不善習者雖父堯子舜亦捨父子而習他矣性則善也習有善與惡也是故習不可不慎也

侯生辯

侯生薦朱亥卒成其事亦足報信陵矣又自殺軀以謝公子於事何益故死生無輕重惟義之所在苟義有可死則生若鴻毛之輕苟義不可死則生若太山之重若侯生者烏得謂之義是不義也無乃將有激於後世乎

亦已過矣

論兵

朝奉大夫胡公赴濟州太守過於山陽至於南郭即學官而見之且有問焉既卒其說遂及西戎答曰四夷者中國之外患也而西戎冣甚其故何邪以其所備者多故也關中之五路河東之四路皆所備也即一路弗之備邪賊兵之所出者必其所弗備也其備如此則我師之勢常分賊兵之勢常合以其所合攻其所分此兵法

之所忌也公曰然其方畧如何答曰在問辨審問而明辨之繼之以精講則方畧出矣以韓信之奇以累勝之師以敗軍之將猶且敬而問之此其所以無敵也葢多多益辦者才也戰勝而好問者智也此信之所以奇乎公曰將有五徳智為之首信乎孫子之知言也葢以其書攷之圓深微妙諸子弗逮也此兵之難乎答曰兵為最難其形有常而其變無常其甚者如猝風如猛雨如雷奔雲騰如逸羣鷙鳥從空而下如伏獸如攫豹怒虎

忽起乎前忽起乎後或出乎左或出乎右於此之時意氣自若神色不動如坐乎户牖之間簟席之上顧視裕然方且左右前後而應之也如此庶乎能制其勝矣以曹操之英而畏孫權以孫權而畏司馬懿以其用兵之變化有如鬼神也及至與武侯相持二百餘日懿終不敢決戰戰則必敗也盖兵之難也如此公曰信乎兵之難也我且去矣子亦有以遺我者乎於是乎述兵之難也

策問

兵術之所恃者將也將之難乎其人久矣蓋勝有所不可必而才有所不全以司馬宣王之能不足以當武侯是勝有所不可必也以郭汾陽之寛厚李光弼之威畧兩人皆有所短是才有所不全也然而歴代名將如此之衆才全而必勝者豈無一人乎哉以傳考之其人為誰

古之學者能言之類據經辨道不牽於世儒期合於聖人而止其發為文辭敦嚴渾厚辟立掘起温潤優游

金光玉潔綽約者其指有餘辨博者不煩而肆如此輩其氣之所養心之所自得不蹈不襲是之謂有本去古浸遠其風下衰學者既畢而親業與夫長而從事皆誦當代之文諸家之集此李唐諸公所以慨然發憤思有以革而變之也方今所患何以異此如將復古之學貴乎有本使之自養而自得之也其道何繇輔之以問辨終之以篤行善之善者也夫學而弗行猶弗學也行其所學者聖人之徒歟

天子之所與共天下者其人皆出乎士也士之所以致業乎君致功乎民其道皆出乎其所學也如此則上之取士不得不重重故有法士之所學不得不重故亦有法上之所取者重有法故可與共天下士之所學者自重有法故不負人之天下此所以治而至於大治也夫五代之亂其法不足言自隋唐而上至於炎漢其法可考有無得失究而言之以覩所好

方今之患旱乾水溢亢陽之變屬在西北而饑饉荐臻

關中為甚加之以師旅有司之臣日夜計議方在用度不足至於救荒柰饑民之所待而全活者為之賑何嗷嗷赤子匍匐道路未知所之朝廷閔憂側身西顧將欲援而出之溝中也而其術未獲葢聖王學問至於芻蕘即一日詔問諸生所宜之策二三子何以待問

世雖甚盛不可不講者兵也兵者國之大命也食者兵之大命也故雖趙充國之能而制勝方畧先議邊糴

魏晉而下敵國聲勢皆以所積虛實為兵之强弱史氏所載可得而考也諸公亦常講之乎夫師行十萬日費千金故雖積粟藏鏹所在盈溢以漢武用之文景豐富掃地盡矣則李唐用度不足以制方鎮之亂者何足怪哉善戰不如安邉戰而後勝不如伐人之謀能取諸彼者不如保此之所有此名將所以無功也古之人能如是其人為誰乎不如是不足為將之善者也

經者聖人之所以盡心也謹其始亦謹其終然其始易知其終難知是何也葢書天子之事也終於文侯之命可也秦費二誓何以與焉春秋魯史也是諸侯之事也而書西狩獲麟詩之有頌所以明盛德而告成功雖有文王之業武王之功微成王周公則不作矣是太平之事也而繼之魯頌又附之商頌何謂也易之為書也未嘗不戒故以未濟終焉而說者以為既濟豈聖人之意乎至於二禮所載終始不聞二三子

考之各以詳對

古之所謂學者非浮文之謂也其所以蓄積而養之者凡皆為道也是非特為巳也將以致之於吾君又將以措之於吾民也吾君從之耶是為無過之君也吾民從之耶是為無罪之民也有是道者必有是心古之君子皆然後之學者其孰能與於斯乎盖史氏所載世有其人其詳可得聞乎如令董仲舒之得君黄憲之居官任使斯亦斯人之徒歟論者謂任昉過董

生沈麟之比黄憲則二子亦其人也諸生以爲如何古之善爲兵者各以其書名家而三家者最著司馬穰苴兵之正者也孫武兵之有術吳起兵之應變者也三人者可謂能言不可謂之已試矣然其畧亦有已試能取勝者乎晚有鼂錯者其學雖不主於兵而善言兵事故其大指蓋若涉乎管子矣管子者可謂知兵也其亦可謂必勝之將乎

鬻海爲鹽其利最溥負海而居者世從其事其輕於犯

法私置牢盆業已成俗而不軌逐利之人構成黨與數十百千自為一輩挾兵持杖白晝公行緩則為門急則為變此大盜之本也聖朝患之故為之損上痛裁其價率以甚賤而制三歲之入所省大半矣縣官用度勢有不給議者以為非便然一歲之獄與夫告賞之費所省若干以夫若干所省補其所亡大半亦足以相當矣若夫國之經費宜有方畧以佐當今之給諸生從事於學術久矣其亦有說乎

宋有天下神規聖畧以唐為監精兵悍卒萃於京師郡縣之勢矯於方鎮根本固矣本末大小形勢甚順然行之百有餘年所矯已過至於武備不講壁壘不修池隍不浚郡縣之勢太弱守令之權太輕自咎罪已上謹視其法有司所據議論堅定雖情有可矜惡有已甚而罪不應者一切以律從事不當讞而讞之猶且不敢而況行法外之刑乎故威武不足以禦侮刑罰不足以沮姦非所以戒不虞思患而豫防之也蓋

聖人制法不能無弊唐虞三代其弊皆然亦在所救
而已也然則為之柰何
古者建侯啟國内自王畿外至於遠服各以其國大小
相維列為蔽扞所以内嚴京師示天下以形勢也其
盛則述職修貢四面而至玉帛充庭受天子約束將
命而歸於境内是為惠澤其衰則霸者用事設為五
禁尊王室而庇生民雖有强國畏威而服義故夏商
用乂享國永年姬周卜世實過其歴此封建之利也

而諸儒論議所見不同究而評之孰得孰失

命說

命者何曰貴賤曰夭壽貴賤以德夭壽亦以德然而德貴焉非獨命也故大德者必得其壽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無不得其壽者獨顔氏者不得其壽耳自四凶至於盜跖無得其死者獨盜跖一人幸而免耳斯皆可謂之命也蓋有幸與不幸焉爾夫天之生物也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惡者天必厚其毒故盜跖雖壽不若速死之愈

也故萬世之下言惡者曰盜跖而已顔氏雖夭顧其人見於後世如何是以萬世之下言德行者曰顔氏而已故顔氏雖死至今猶在夫得壽者孰大於是

節孝集卷三十

宋 徐積 撰

雜文

代人求薦書

某官閣下仕而不得其志顛頇狼狽且將老於州縣者宜何如是必有待於上之人爾然上之人有可告者有不可告者可告而不告之非也不可告而告之亦非也嗟乎捨閣下而之他人是豈可不為非耶然而以卑瀆

尊以賤干貴以不肖干賢其實有此三罪惟閣下不以其為狂然後敢畢其說夫天下之人其所以待於上之人者不過推而薦之也然推而薦之其亦有取於廉與勤乎如不取之則已如取之則其將自薦於閣下矣然今之所謂廉者曰無贓汙而已所謂勤者曰不以私事廢公事而已古之所謂廉者則曰不苟得而已所謂勤者則曰早夜孜孜於其所事而已閣下將曰汝於此二者安處焉其將對曰其之愚將兼此二者非將兼此二者

安敢有意於閣下乎豈有叩魯般之門而不知斤斧之用入王良之廐而不知銜策之用乎故小人之於大君子其道雖不同然必有一事近乎君子之所好者然後敢恃而來也雖然豈敢恃也哉其實顛頊狼狽且將老於州縣無如之何乃自為銜鬻之計也伏惟閣下惻然動心焉譬如一孺子坐於泥塗而烏獲之在傍不過一引手之勞即援而出之也某之身否決在此舉下情無任惓惓

代人求薦書

某官閤下某不佞某將有告於閤下者不敢詳具蔓辭苟自為游說之具其所以來至誠謁見閤下不以某為狂且恕重罪留頃刻之間使卒其說惶懼惶懼某三衢人也少而苦學長而不得其志乃用蔭為吏凡在州縣間十餘年矣公卿之間無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其性質樸魯鈍不能籧篨戚施以為悅媚之容故在州縣雖十餘年之久卒無所遇者求之於不肖也蓋亦有由焉爾

然此事可為閣下道不可為時人道也某嘗自計以為平生所見公卿大夫不可勝計至於方正長厚公於朝廷鄙薄勢利汲引寒賤未見有如閣下者捨閣下將安之乎此某之所以不待一日之雅左右之介而自為衒鬻之計也是亦區區下吏不敢不以古之道來也然自視所有無足以辱閣下之知者而小人有犬馬之能願得煩辱役以自試閣下覸其所效何如然後罪之器之某顛頓狼狽且將老於州縣矣伏惟閣下惻然動心某

死罪死罪

上楚州愼郎中書

知郡郎中閣下甚矣人之恩不可忘也某嘗居關中矣有崔公者時為華州太守某始以文字見焉今日觀其文明日問人曰子識徐某乎某文曾見否時所居窮巷與樵採鄰賓至則坐於門外公不以是為陋儷然辱而臨之又時使人叩門曰無恙乎公貧甚然所與者源源而來饑而食寒而衣身不勞而親有以養凡如是者實

一年及治任將歸公曰子能為我留乎吾將以子弟學於子某於是為崔公留愛某之身而及某之親削巳之俸而使某有餘不挾長貴而與某朝夕焉公之恩可謂勤矣嗟乎世俗輕恌浮薄今日受人恩明日忘之矣某也何人敢自謂獨不然耶然公之恩未嘗忘之也思其恩欲見其人不見其人見其交如見其人嘗聞崔公為興元時閣下為洋州矣其相與情好以至詩酒之娛無如閣下也及崔公改按察即以閣下之才上之朝廷崔

公何嘗妄與人哉觀其人閣下之賢可知矣而況講聞盛德之日甚已久矣此某之所以委負薪之役謁謁而來固願掃於閣下之門也惟下執事與之進退謹伺命唯

上提刑邵學士書

提刑學士閣下古者上下相尊用下尊上謂之貴貴用上尊下謂之親賢是故年雖倍其父兄而不敢挾其長貴雖極乎卿相而不敢挾其貴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

友五人焉費惠公小國之君也所師者一人焉所友者一人焉豈惟百乘之家哉豈惟小國之君哉雖大國之君亦有之矣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也蓋不敢不飽也嗟乎古之人何獨有此事今之人何獨不有此事豈今之公卿大夫在乎上者賢而布衣窮處之士在乎下者皆不賢哉豈今之時與古之時異者哉是故布衣窮處節操之士寧閉門却掃潛光遁迹不顧與公卿大夫相聞

也某嘗恨此事嘗發憤太息又以為令之天下雖有如此事而吾未之聞也前年自關中來山陽乃見同人說閤下用孫覺為學官某曰為一州為一軍用人為學官乃常事耳然又思古之人雖能尊賢愛士而未必能用之令閤下既能愛其人又能用其人是真公卿大夫尊賢愛士之實也且閤下以一員外郎知一軍尚能得其人而用之使他日閤下為宰相佐天子治天下其得天下之士而用之宜何如也既而又得閤下與孫覺書一

篇其文皆述安定先生之道甚於是又知閣下能知先生矣嗟乎世之囂囂者尋鏬窺隙究虛百端以此言毁吾先生之道而閣下乃能獨立不顧大明吾先生之道以尊重其人如此閣下之賢可知矣嗟乎古之天下如閣下者幾人今之天下如閣下者幾人安定先生吾師也能知吾師而尊之是猶知吾父而尊之也知吾師而尊之其徒之心視其人如何此閣下之道使其言之不足而嗟嘆之也雖其人閉門却掃潛光遁迹不顧與公

卿大夫相聞亦不可得也近著六篇謹授僕人投獻且以為几席之汙如閣下者姑可矣然後敢自信即盡其所有

代崔刑部與劉先生

先生閣下六經皆聖人書而宜所先急者其春秋乎有識春秋之所好惡而敢為非議者否也春秋之義失之久矣仲尼據魯史筆削一字正襃貶之大法左丘明作傳固宜附其源與與聖經相為表裏不當詭意蔓辭汨亂

聖人之文以為富豔之具公穀二氏雖矯此弊而悖聖人亦多矣杜預作注又掇左氏説附贅經下其意欲專守左氏簡去二傳其不憚煩已甚矣何休范甯自謂有志於春秋而休之學怪妄不經特甚王仲淹以為春秋之失自歆向何必自歆向自丘明始之也噫春秋者賞罰之權衡也仲尼之志盡在春秋不宜使之昧昧如此必有張而明之者非先生而誰顧先生發憤一道使諸生執經座下以就其學是先生之道與天下共之也不

識能之否乎謹伺命唯

上楚州太守書

某官下執事古之人未嘗不下士也雖其内有不合亦且陽陽浮道而與之况其道無所不同哉今之人不下士久矣至有不交一言而擲其人其意豈不曰我尊官也爾賤士也吾何為之屈哉挾長而見挾貴而見以為是適然耳嗟乎士雖窮賤亦何能籧篨戚施以為邪枉之道乎下士則進不下士則不敢進也閣下既下車者

幾日矣治某事言某言山陽之人傾耳而聽喜而相告而况至於某之輩哉某闗中人也其嘗任涇州非閣下乎及閣下為泗州而某已居山陽矣是以二州之政耳聞而口誦之其為日已久矣豈有盛徳如此而布衣之士不得進於門下哉此某之所以獨知其進而不知所以自量也其亦可使得見否乎謹伺命唯

代汪主簿上田提刑

提刑學士下執事前某既上書惶懼不知所為待罪累

日不敢以巳顧復自畢其說惟閣下并容廣覽不以某為狂且恕重罪而少加憐焉某無狀為簿尉官者實兩任凡十餘年年且老未嘗一遇知巳今乃不圖天與之幸而外臺王公者不知某不肖嘗語人曰汪某者可謂廉且勤矣即以不肖薦之朝廷而兵部馬公者亦以為然又從而舉之然某自到官巳踰二年更數月且將罷去而舉主數實未足當此之時不能决然自奮不肖之軀而忝竊閣下一顧是齷齪自棄也某雖無狀幸為閣

下之吏事閣下之日不為不久顧其心豈不有冀於閣下耶捨閣下其將安之乎重念其生而鄙樸實自知無他技徒能以謹廉修潔自持自歷官以來雖無尺寸之效亦未嘗有毫髮之過惟閣下憫其窮且老惻然動心而與之亨道焉其雖不肖願以犬馬之勞仰酬閣下大恩之萬一惟閣下憐之無使區區賤吏老於一簿尉而已也日暮之人其心狼狽言意迫切唐突威尊其死罪死罪

代人請見書

某官閤下是非者天下之大公也某人某事是議者必是之矣某人某事非議者必非之矣是亦不徒然而然也挾利害於其間阿其所好惡而然也至於識者則不然某人某人吾父兄之黨也吾之所嘗好也今有某事其事不善則將是之乎非之乎縱其口不欲言其心亦非之矣某人某人非吾父兄之黨也吾未嘗好之也今有某事其事善則將是之乎非之乎縱其口不欲言其

心亦是之也而況不挾其利害不阿其所好惡而不狥其情者哉然則閣下之行事其藏之胷中而又誦之於口日已久矣不如是是贅於見贖於聽冥於聲惡與世俗之混混也故其之來見閣下與他人不同非苟見於閣下也閣下其亦將苟見於其予賜之坐與之語由外迹以求其心如何

代人上省判蔣工部書

省判工部下執事天下泉貨軍國大計此非三司之任

乎故其使必擇天下能者而又擇能者以為之佐今閤朝廷用閤下宜矣此固吾君吾相且將大任閤下之階也甚休甚休老人之子某者為濠梁掾某不見此子者逾年矣即嘗以此意叩於下執事且欲其假一事而來也一日有來報者曰濠梁掾來矣某笑且問曰信然否既而果吾子也入門而聞其聲上堂而視其面老人之喜其有大於此者乎嗟乎人之情莫親於父子父之年且九十而久不見其子子久不見其父此其心宜何如

耶而閣下能使見之矣其恩之大小輕重宜何如而報也此古人所以感恩而出涕也前日聞閣下拜嘉即聞使節不可以久留皤然之叟甚欲一造節下以拜閣下見謝萬一而某之軀老甚殊不可以筋力為禮用是不果此實老人之私恨也惟閣下顧上意自壽以繫中外之望以永膺無窮之慶此老人惓惓也

上趙殿院書

月日鄉貢進士徐積以兩耳病聾不敢走伏節下謹再

拜授僕人獻書運使殿院下執事前年嘗為臺官者非閣下乎積思閣下之日久矣雖病聾數年亦未肯自廢身居布衣而志在朝廷聞天下有一利未嘗不欲興之聞天下有一害未嘗不欲去之今有四事不敢與衆人私議謹與下執事公論之其一曰明經不宜拘注疏其二曰經分大小其三曰二年一開科場不便其四曰尊經抑進士何謂明經不宜拘注疏去年朝廷復置明經科議論者皆謂此科廢來已久朝廷能復之是復古也

於是窮經者與窮經者相告未窮經者與未窮經者相告而窮經者日益窮經未窮經者皆思窮經議論者以為此科行之十年古人之學可以復而雕蟲篆刻之學可以廢也此豈非天下之福哉豈非萬世之福哉今年乃見所謂明經條制其對墨義帖經對大義對策分為八場先四場對墨義帖經後四場對大義對策其對墨義兼全引注文其對大義亦具注疏本意此固朝廷欲求該博實學之一道也然議論者皆謂此制與朝廷建明

經本意不同朝廷本意其大畧蓋患學者之失文浮而少實雖或口誦其文而心昧其義故特建明經科使夫樸茂之倫得以發攄其藴今乃拘以注疏之説則是朝廷不貴明聖人經義貴記誦注疏而已且學者窮經必先熟誦本經然後觀注疏若注疏之説是則取之若注疏之説不是雖一字不取至如窮春秋必先熟誦春秋經然後觀左氏觀公羊氏觀穀梁氏若左氏之説是則取左氏若公羊之説是則取公羊氏若穀梁之説是則

取穀梁氏若三傳俱不是則俱不取傳且不取而況於注乎而況於疏乎蓋注出於傳疏出於注也然大凡注疏雖多失少得若其說不至迂繁學者欲應此科亦須勉強而記誦之今按一經之內積文下注有倍於本文者有數倍於本文者有十倍於本文者又有倍於本文而不可勝計者而數不與焉使學者如何而記誦之然而必不得已積日累月劬劬勞勞雖無用之說百千萬億亦可記誦但恐學者勞而無功博而寡要非英儒之

學腐儒之學也自非有為之士則不肯窮經則不肯拘注疏朝廷必欲使之拘注疏則自有諸科今既建所謂明經科則不宜拘以注疏若必拘以注疏雖其人負孟子之道韓退之之文亦恐無能此科矣且朝廷建此科必欲人應之也今諸科舉人雖能唇腐齒爛記誦注疏之說至精至熟然而並不知經義窮經之士但明聖人之道而不能記誦注疏則此科將使何人應之哉則是朝廷有復明經之名而無復明經之實也謹按漢之學

者皆能精通一經其時固未有注疏其所謂精通者或得之於心或得之於師精通聖人經義也故其所學如此者於行事如何其列於史傳其見於後世如何以此論之責其通不責其實責其要不責其多蓋精者不博博者不精此事之常也至於商農之業百工賤技皆如此也唐之啖趙陸淳此三人者可謂明經矣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矣然而解春秋多不取三傳而解已意而況於注疏之說乎故後之學春秋者必自啖趙始此皆

前世窮經已然之効也自唐虞以來簡策所載天下治亂之本未嘗不繫取士之得失也而士之所學繫上之教何如爾以此觀之朝廷固當養育天下英才使之不為腐儒之計也且朝廷亦嘗置説書科亦何嘗拘以注疏故近年多得其人為朝廷計者莫若取説書科條制仍以朝廷建明經本議再詳酌而行之以塞天下之望以網羅天下之英傑以為萬世不刊之法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此一事也何謂經分大小近降明經條制毛詩

為中經周易為小經議論者以謂毛詩恐不宜為中經
宜列為大經周易若據字數誠合為小經若據經義得
列為大經又曰聖人之經不必分大小其三傳春秋亦
不宜各置科只宜特置春秋科使引三傳解之而附以
已說今置科若以春秋為名則是尊經之義也若以某
氏傳某氏傳為名則近乎棄經任傳之義也故董仲舒
守公羊劉向守穀梁歆守左氏此三人者於春秋各守
一傳故不能大明春秋之道此先儒之弊也其孝經論

語此二者聖人言行之書恐不宜為帖經孟子醇乎醇者也此三者並宜附於易科爾雅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宜附於毛詩科諸所附者皆問大義謹按帖經所起蓋自唐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遂奏明經加帖甚非古也積亦嘗應進士舉其帖經墨義但互相傳寫一本爾科場之内有同兒戲何益於事哉其帖經不若罷之此二事也何謂二年一開科場不便積常行陜西道中親見西川舉人多是徒步或自提挈或十數人共僱一僕

役其甚者破産業而來及至半路或滯霖潦或不幸而有疾病故有不得應舉而歸者雖應得一舉亦受盡艱險今又二年一開科場則其遠方孤寒益受其弊也然又有大不可者今之為進士者多是不肯治經但於經史之內摘拾題目及賦中要用事迹其甚者只是記誦近年詞賦策論及諸家類題以為茍進之計今又二年一開科場宜乎學者尤不暇治經尤為茍簡之計以此論之且宜仍舊四年一開科場或三年一開若三年一

開科場亦宜於轉運司類試積夙聞朝廷亦嘗議轉運
司類試令誠能如此以一路州府軍監解額定為轉運
司解額使天下舉人只就本路轉運司試不惟便於遠
方孤寒天下舉人皆使也而又可以革寄應之弊也且
天下舉人所以多就開封府寄應者亦無他蓋為本土
解額人數少今天下解額又減其半則是開封寄應者
益多而舉人之冒法者愈甚也今若轉運司類試總一
路解額解額既廣則人皆便之是可以革寄應之弊也

其福建一路舉人最多故倍於他路只宜各在本州試
圖天下之便者不必同也拘一路者必妨天下也此三
事也何謂尊明經抑進士近降明經條制十三通者乃
得比進士第一甲今進士及第自三人已前便得大郡
通判只是一賦之功其恩例在明經之上恐非朝廷尊
經重道勸天下之本意也謹按明經所學與進士所學
浮實大不同其進士恩例宜乎殺於明經當此之時正
宜尊明經抑進士凡此四事實關天下大利害固學者

之所宜究也古聖人之為君古賢人之為臣雖愚夫愚婦芻蕘賤人之言未嘗不取而行之未嘗私已之好惡而妨天下之公也至於後世則不然雖有可用之謀可行之議惡其策不從已出往往沮而不行但欲行已之謀售已之說惡其議之異於已者此皆不公於朝廷不顧天下利害也然而豈能掩天下之公議哉豈能掩萬世之公議哉徒自大其非耳今閣下為朝廷耳目之官所言所行者當思至公之道則積之所言合天下之公

言顧閤下早為之所幸甚

代慎秀才上陸學士書

學士下執事前日不幸至於大故先人棄諸孤諸孤苟假視息以畢大事今葬有期宜有銘以銘之不得則無以掩諸幽此諸孤所以泣血相告皇皇如也然前人之銘其行事可信與否未嘗不繫其作者何如爾故觀銘者必先觀其文果誰乎苟其人也必從而曰某銘某之所作也其所銘者可信矣苟非其人必從而曰某銘某

之所作也其所銘者未足信矣如此則與不銘何異是不可不重也嗚乎以今世之文而能取信於後世者非閣下誰乎先人自歷官凡九任積四十年餘其相識者不可勝計至於平生與諸孤之言其所切嘆服者閣下而已今先人不幸至於大故其不肖嗣無以為先人之光故必將圖閣下之文以圖先人之不朽焉惟閣下哀憐而與之無使諸孤失其本心其行狀輙用致於下執事諸孤惟以圖先人之不朽而不復自量也其死罪

與廉公望薦王秀才書

廉君公望足下士蓋有不待相見而相知者積於足下是也積固不敢以時輩相期以古之道期於足下焉顧足下待積之意何如爾瑯琊王君彥升者積與之無頃刻之舊與之往還之日亦未甚久然知其人博學能屬文事親孝事長順與人交和而有禮究然不見其缺可謂善士矣然其人貧甚其家七八口無以為資環堵之中狼狽萬狀今乃以至易其所用器物而苟以為須史之

計然器用且盡大寒將至菽粟不足於其口繒纊不完於其膚使其人一身獨如此而已可也然其人有老母既抱羇旅之恨而又戚戚窘乏如此為王彥升者宜何如哉彼口雖不言顧其心豈不有待於人乎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吾鄉黨豈無仁人義士乎在夫有為者唱之而已也積所以其心惓惓將有冀於足下也惟足下深有意於王君使王君有以悅其親顧不美乎王君有老母積亦有老母愛吾老以及人之老而賤貧無

可為之資故將欲有所為而莫之能為甚於齪齪而無所為者不能不慊於其心若將餒者焉自不能已乃用告於左右

與吳待制書

安撫待制下執事今天下士籍籍論述閣下行事謂閣下之才無施而不可閣下之處一邑也一邑得其賜金壇是也閣下之處一州也一州得其賜池陽是也閣下居言責之地則侃然正色不畏強禦使夫姦欺汙漫之

輩䰟喪氣沮不得以肆其欲而朝廷頼之以寧臺諫是也閤下用之於繁劇則齊敏辨察有不可學之明智足以辨事而有餘而輔之以仁術非若俗吏持一心計小數覶覶而已也此軍國大計所以不勞而成吏服其神明而愛其惠民吟咏而驩樂之三司是也但未見閤下為宰相爾使閤下為宰相佐天子治天下其設施注措本末先後固閤下之所存而天下之所望也學者之所樂道之也今者閤下將天子之命當一面之寄斂天下

之澤而萃之於一方閣下豈不優為之哉朝廷無南顧之憂矣伏惟閣下自重

代李駐泊與許職方啟

玆者假媒妁之辭諆婚姻之好屈中臺之貴族顧右列之單宗幸自不遺慚非所偶恭惟某官文登英轂秩處名曹策足要津有聲當世紫泥鳳誥宜優異等之才青雲鵬霄已有雄飛之勢某早聆大望晚拜温儀不謂寒門得依高眷萬萬之意豈任其私

代人回報啟

近者偶以單宗輙攀令族雖金蘭之展契愧玞玉之異芳豈謂媒妁見臨緘滕為貺禮逾情過媿與幸深且承納幣之期仍諭共牢之夕棋榛為贄敢忘受室之儀鞶帨修容已謹從人之戒所承嘉命敢不奉從惓惓之私指叙奚罄

代李駐泊上李容省啟

伏念自違大旆深跂高風嘗聞拜命之嘉殊乏貢緘之

便敢圖感德尚齒同僚屈已之尊以書為賜禮逾情過愧與幸深且承休福之來密有神靈之相恭以某官稟川嶽之秀兼文武之全丁虞朝日月之華藴卻帥詩書之畧永惟全德尚屈遠圖宜在將壇以光賢業

代慎駕部上南京劉相公啟

伏念碌碌賤官庸庸近器早緣大幸嘗側下塵雖霄壤之路殊而犬馬之心在仰惟百神陰相諸福來宜恭以某官天昴儲精嶽嵩孕粹凜凜國器堂堂棟臣當千載

之盛時為一代之名相蓋均勞逸乃重藩宣民思霖雨之恩帝輟股肱之重方今勵精而治側席以求固已詳延於衆賢必將圖任於舊德入持台柄參贊陶鈞足以措時重雍致君高拱博觀衆議實在元勳

代人與壽春令啟

向從吏役俄終戍期既旋弊廬即聞受署恨無勁翮往揖高風邈若胡秦之遥徒積參商之嘆握筆持簡難形仰上之私慎寢重興以永大來之吉

代人與濠州郭右司啓

伏念早聆高風吾黨末由而政慕晚緣大幸兒曹乃預於使令敢貢私書仰塵下執惟百神之陰相有諸福之來宜恭以其官以才德之高都搢紳之右雄文貴若奇操凛然中外之試已煩朝廷之望彌峻一麾出守聊屈於遠圖三節以超即膺於顯數

代李駐泊與沂州石比部啓

伏念睽違未幾企仰惟多時过赤牘之來如受兼金之

貺禮逾情過媿與幸深惟明神之所扶有諸福之來萃

恭惟某官全才挺持治具該詳對休戚時蔚有能譽左

符篆竹巳交政於黄堂五馬朱輪即班春於緑野敢祈

自重以永大來其在惓惓何以涯罄

與寶玉大師啟

某啟失問逾月不審安否屬者玉公大師及諸上人即

墓次親啟法席内盡其誠外豐諸物環墓數十即神座

而祝之自昏及旦其事大周徳意可以格神義心足以

感物見者莫不悅聞者至於歔嗟況其區區之心乎恭惟屬者之事實及吾母弔冥魂於黃泉慰哀思於白日蓋古人之所未行後世之所難有可謂不世之高義也某雖甚庸不敢以言報然牽母子之愛欲報之實未知義所措惟是藏之於心死而後已區區之言何足盡意輒因問起居少布從者感涕不知所云謹啟不次某啟

上

代池倅愼駕部與太守先狀

玆者代戍而東趨治之下顧惟江境已在使封未瞻羅戟之門已預歌襦之列行賷板刺前造賓階其在欣愉何以涯罄

代慎郎中遺表

臣某昨奉勑差知海州軍州事於楚州待闕至嘉祐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偶染沉痾醫藥不効奄奄之息指長夜以將歸冥冥之魂戀明時而莫追尚留寸晷以罄哀誠仰期帝澤之沛然俯及天民之窮者中謝伏念臣早

緣蔭藉遂忝榮階白首郎曹敢嘆逢時之晚朱輪州將屢玷出麾之權固嘗驅策駑才砥礪臣節老而愈固知無不為未嘗以陛下之法而害善良未嘗以陛下之刑而私喜怒雖自無卓犖之効以擬古人亦嘗著涓埃之微仰毗盛旦方且沐浴膏澤鼓舞聖時願陪壽域之民永荷仁天之覆不謂自招疢疾遂至膏肓嗟六尺之軀將隨土木之化望九重之闕永辭鴛鷺之行重念臣自束髮以來逮事兩朝歷官七任死之將至家無遺財老

幼嗷嗷二十餘口兩女未嫁四男白丁其長男宗傑凡三應進士舉頗服膺為儒敢希任子之榮庶竊代耕之禄伏望尊號皇帝陛下特迂聖覽曲軫睿慈俯天光而燭幽太恩波之延世如是則為箕不墜轉壑無虞生者蒙再造之恩死者有無窮之感意迫情切言與涕俱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